# 一、什么是经济新常态

对中国来说，21世纪最初几年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，外需膨胀，外资涌入，双顺差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引擎。从贸易渠道看，伴随着发达国家一轮史无前例的加杠杆，其储蓄-投资负缺口不断扩大。再加上中国加入wto和人口红利带来的出口竞争力的迅速提升，中国迅速崛起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。

从资本渠道看，发达国家的宽松货币政策尤其是一轮又一轮的qe浪潮，推动全球流动性迅速扩张，外资大量涌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。但金融危机之后，这种趋势已经逐步逆转。

如何把握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大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调研时强调：“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，适应新常态，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。”我们把这一提法称之为“习近平常态”(pinormal)。

# 二、新常态的核心特征

首先，增长速度的新常态，即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。这是由潜在增长率的换挡决定的，也是由中国经济总需求结构变化所决定的。总需求各个构成中，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上升，投资与净出口的贡献将有所弱化；相应的，中国储蓄-投资关系也将有所改善，经济增长的目的从旧常态扭曲的“为生产而生产”切实转向“为普罗大众消费而生产”。实行这一转变，要求从单纯强调做大蛋糕到“做大”与“分好”蛋糕并举，改善居民、企业与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关系。

　　其次，增长的主要力量，将转向主要依靠转型升级、生产率提升的创新驱动型增长，即增长主要源于供给面的积极变化，而非人为需求拉动的增长。这意味着，宏观经济政策将从过去侧重于需求面的[管理](http://www.chinairn.com/report/20140327/091422277.html)转向侧重于供给面的管理；这意味着，新常态中的经济灵活性将会有所提高。

　　第三，增长与资源配置机制的市场化，不仅要求推动市场的对内对外开放，放松对经济主体的市场准入限制，实行更加严格、公平、公开透明的产权和市场参与者的司法保护，而且要求适当降低政府所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。同时，人口老龄化对安全性、收益相对稳定的资产需求上升，完善货币政策机制要求完善[国债](http://www.chinairn.com/report/20130712/104512432.html)收益率曲线。

　　第四，宏观经济政策的新常态，将宏观政策的“稳”与微观政策的“活”有机地结合起来。在未来一段时期内，新常态将为中国货币政策打开新的空间，也为存款准备金比率缓慢有序地降到正常水平创造了积极条件。

　　第五，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深化乃至最终基本实现市场化的总体水平。利率决定机制的变化将迫使央行逐步放弃存贷款的利差管理，利率水平将能够更好地反映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率，也能够更好地体现企业的真实资本回报率和风险状况。汇率从单边升值转向更加灵活的双向波动，市场供求在汇率决定中发挥更主导性的作用，这将明显降低汇率变动的可预测性，这对过去单边升值预期中的国际资本流动造成极大的影响。当然，这同样有助于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。

总之，新常态是在中国通过高信贷、高货币投放而维持的高储蓄—高投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、人口结构变动、全球经济再平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的大背景下，对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的较为冷静的新认识。表明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更多受到理性的约束。但在新常态下，宏观经济政策仍然要[服务](http://www.chinairn.com/report/20140327/110037871.html)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。

# 三、如何转型

对不同产业政府要有不同引导  
  
　　在产业不断升级当中，劳动生产率才会不断地提高。这个过程当中政府到底能够扮演什么角色？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看，根据产业发展与国际前沿的差距，我将产业分成五种类型。对不同类型的产业，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也不相同。  
　　第一种是追赶型产业。我国的汽车、高端装备制造、高端材料产业即属于这种类型。追赶型产业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发展：一是到海外并购同类产业中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，作为技术创新、产业升级的来源。二是，如果没有合适的并购机会，可以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，直接利用国外的高端人才来推动技术创新。三是海外招商引资，将这些产品的生产企业吸引到国内来设厂生产，从而把先进技术、管理都带过来。  
　　第二种是领先型产业。我国有些产业，像白色家电、高铁、造船等，其产品和技术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或接近国际最高水平的地位。领先型产业只有依靠自主研发新产品、新技术，才能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。但是，基础科研投入大、风险高，属于社会公共知识，企业没有从事基础科研的积极性。所以在基础研究方面，实际上是要政府投入的。  
　　第三种是退出型产业。这类产业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类是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，另一类是在我国还有比较优势但产能有富余的产业。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是最典型的第一类产业。这类产业在我国失去比较优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。还有一部分产业其实我们还有优势，主要是在建材行业，如钢筋、水泥、平板玻璃、电解铝等。为什么会有富余产能？因为这些产业的生产能力是按满足过去高速增长的投资需要形成的。在国内是富余产能，但是这些产业的产品在非洲、南亚、中亚、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还是非常稀缺的。我们可以配合“一带一路”等国家战略的实施，支持这些产业中的企业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将产能转移到同我友好、基建投资需求大的发展中国家。  
　　第四种是弯道超车型产业。我们现在有一种新兴产业，它在全世界是新的，但它的研发以人力资本为主，而且研发的周期特别短，例如移动通讯、手机、互联网产业等。这种以人力资本投资为主、研发周期非常短的新产业，我们确实可以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。如果它是硬件的话，我们还有产业能力强的优势。政府可以针对这类企业发展的需要，提供孵化基地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、鼓励风险投资、制定优惠的人才和税收政策，支持创新型人才创业，利用我国的优势，推动弯道超车型产业发展。  
　　第五种是战略型产业。这类产业通常资本投入非常高，研发周期长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，要素价格的人为扭曲将被消除，今后应通过财政直接拨款来补贴这类企业。对战略型产业的扶持是国家行为，应由中央财政来承担。但是，各地政府也可以做一些事情，鼓励支持配套产业发展，并改善基础设施、子女教育、生活环境等条件，争取战略型产业落户当地，以实现战略型产业发展和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双赢。  
　　总的来说，在经济新常态下，通过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，即使在相对不利的国际环境下，我国经济也能保持7%左右的中高速增长。那么到2020年，十八大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就能够实现，人均GDP达到12615美元是完全有可能的。达到12615美元就是高收入国家，按照我们人口占世界的比重，那意味着全世界高收入的人口翻了一番还多，这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。